

第一章

晚上十點，是這條街最熱鬧的時候。兩旁大大小小的酒吧、夜總會、旅館燈火通明，唯一一間便利店擠在角落裡，人潮絡繹不絕，形形色色的招牌上霓虹燈閃爍，越夜越亮。

路燈下，一個身材高大的黑衣男人站在那裡，他上身微微傾斜靠在燈柱旁，姿勢很放鬆，一雙長腿包裹在緊身的黑色西裝褲裡，整個人散發著一種異樣的性感，在夜色中顯得格外撩人……雖然如此，卻沒有人上去搭訕，在這幾乎都是靠搭訕找一夜情的地方來說，是十分罕見的。

不過看他的倒不少，各種意味不明的目光在他身上梭巡，男人並不在意，依舊愜意地倚在燈柱旁一口一口抽著煙，視線時不時百無聊賴地向左右掃視一下，藉此打發時間。

不知道過了多久，終於有人朝他走過來了，是一個金髮碧眼的外國男人，身形比他壯一些，但兩人身高差不多。

他看著對方，沒有說話，臉上帶著淡淡的笑，雙眼笑意更深。

外國男人操著一口略顯生硬的中文同他打招呼，他笑了一聲算是回應。

見他並沒有要拒絕的意思，外國男人有了信心，過去站到他身邊，幾乎是迫不及待地摟上了他的腰。

他也沒有拒絕，只是似笑非笑地看著那人。

這下外國男人膽子更大了，一隻手順著他的腰緩緩往下，被衣服下完美的曲線所誘惑，男人哼哼了兩聲，聲音算不上好聽，聽起來卻充滿誘惑。

外國男人吞了吞口水，湊到他耳邊猥瑣地說了句，「你真性感……」這一句發音倒是挺標準的。

男人笑而不語，對他的誇獎不置可否。

他的不反抗在對方看來就是一種默許、順從，外國男人再也忍不住，直接將手從男人的褲腰伸了進去，他發現後者的腰非常纖細，肌肉線條卻很分明，手感異常美妙。

然而還沒等他多感覺一下那美妙的觸感，身後突然傳來一聲怒吼，「你個死老外要幹麼？」

「What？」外國男人愣了一下，剛回頭整個人已經被踹倒了。

幾個高頭大馬，同樣穿著黑西裝的男人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，對著外國男人就是一通拳打腳踢。

「媽的敢對邦哥動手動腳，找死啊！」

那外國男人雖然也挺高壯的，但是幾個身形跟他差不多的男人一起打，他根本不是對手，被打得哀哀直叫。

等打得差不多了，幾個人終於收手，外國男人躺在地上蜷縮成一團，到現在還不知道自己哪裡得罪他們了。

「再敢調戲邦哥就剁了你的手！」有人啐道。

「別呀。」旁邊一直沉默的男人終於出聲了，朝他們擠擠眼，滿臉笑意地說：

「我就喜歡別人調戲我。」

幾人翻了個白眼兒，其中一人問：「邦哥你到底為什麼讓這老外吃你豆腐？」平時矜持的呢。

「我就想看看老外是不是如外界所言，屌都很大。」

一群人都汗顏了，心想邦哥真是名不虛傳。

圈子裡都說光天化日之下和邦哥在一起五分鐘貞操就能丟了，這話雖然誇大其詞了，但其實也沒誇大多少……

何彥邦的騷，是出了名的。

這條街上常來玩兒的人都知道何彥邦，不僅僅是因為他長得好才這麼有名，主要還是他的能力令人佩服。

何彥邦是一家夜總會的老闆，說是夜總會，主營的項目卻是男公關，也叫MB，說白了就是鴨店，而且是專門給男人提供服務的鴨店。

MB這行現在不好做，如今不管幹什麼都有競爭，開鴨店也講究環境及服務，MB不僅長得要好，還得精通十八般武藝，好迎合不同需求的客人。

當老闆的就更別說了，不僅要能管得住人，也得留得住人，平時得應付客人，時不時還得跟員警打交道，在這樣的環境下，讓何彥邦練就了一身見人說人話，見鬼說鬼話的本事。

何彥邦今年才二十八歲，卻已經在這一行混了快十年了，以前最好的時候，手下有一百多個MB，現在固定的也就二十個左右。

這一行流動量本來就大，動不動就有人跳槽或者被包養之後上岸，也常常有新面孔進來，每個來店裡的人何彥邦都親自面試，從長相、身材、屁股翹不翹到下面那根的尺寸，都得一一審查過才行。

也不一定非要長得多麼驚為天人，何彥邦的要求是只要看著舒服就行，至於怎麼樣算舒服，只有他自己說了算。

硬體條件過關之後還得看其他方面，性格怎麼樣、口才好不好、有沒有個性，條件差不多都合格了還要再培訓一段時間，才能正式上崗，整個過程可謂費時費力。

何彥邦最常做的就是手裡夾著煙，坐在沙發上睇著眼看著手下的人說：「如果只是想靠脫了褲子讓人操賺錢，那你們也不用到我這裡了，直接去街上賣就行。我要教你們的，是不用脫褲子，說句話都能賺錢。」

這年頭，光有一副好皮相已經不夠了，什麼都要會一點，所以何彥邦手下的MB都算得上百裡挑一的極品，客人從來就沒少過。

而且何彥邦店裡的人都穿著統一服裝—黑西裝、白襯衫，雖然略顯單調，但一眼望去整齊劃一，不僅有氣勢，一個個穿西裝打領帶的帥哥一字排開往前一站也夠賞心悅目。

這是何彥邦的規定，至於為什麼？

「因為我喜歡看呀。」他笑得一臉色情。

何彥邦今天到店裡的時候比平時稍微晚了一點，他雖然是老闆，但偶爾也陪客人喝喝酒唱唱歌，不收錢，前提是要是他願意；當然，想點他也可以，但價格就要因人而異了。

推開明亮的玻璃大門，剛一進大廳，經理就迎了上來。

「邦哥！」

何彥邦不喜歡手下人叫他老闆，所以他們都叫他「邦哥」。

「嗯。」何彥邦點點頭，突然皺起鼻子嗅了嗅，蹙起眉，問：「誰噴這麼濃的香水，要代替空氣清新劑嗎？」

何彥邦不喜歡香水也是出了名的，雖然大家覺得這跟他的騷包樣似乎不符，但不管怎樣，他身上永遠是清清爽爽的。

經理苦笑，沒說話。

何彥邦察覺他有點不對，「怎麼了？拉長著一張臉。」

經理有些為難地看著他，「有個客人，他一次點了八個人跳舞……」

「八個」何彥邦下巴都要掉了，回過神之後咬牙罵了句，「有病吧？」八個包廂裡都要站不下了還跳個屁舞啊！

「人家給錢啊。」經理無奈地說。只要客人願意出錢，別說八個，八十個也得找來。

何彥邦笑了，點頭說：「是啊，這年頭這樣的金主的可不多了，八個就八個，把人湊齊給他送過去，別忘了多加服務費啊。」

「問題是湊不齊。」經理歎了口氣，這就是為難的地方。

「什麼？」何彥邦一愣，他的店什麼時候淪落到八個人都湊不齊的地步了？

「今晚原本一共有十二個人上班，現在時間還早，只有三個人來了，還有幾個……」

「操！」何彥邦一下子火了，「關鍵時候都他媽死哪兒去了？」

好久沒看見何彥邦發火，經理有點忐忑地說：「有幾個昨天晚上出海去玩了，說是今天中午就能回來，結果海上突然起大浪回不來了，我也是剛剛才知道，不然那人點人的時候就會說拒絕了一」

「來都來了你跟人家說我們店裡沒人？還想不想做生意了？」何彥邦打斷他。

經理不說話了。

「靠！」何彥邦又罵了一句，真是躲得過人禍躲不過天災。「其他人呢？打電話叫小寒他們過來。」

「來不及了，」經理萬般無奈地說，「小寒休假三天，早出去瘋了，而且那客人等了有一會兒了，看上去……」

「看上去什麼？」何彥邦挑眉。

「呃……不太好惹。」

何彥邦笑出聲，「來這裡的有幾個是好惹的？哪怕他在外面是個乞丐，只要進了這個門能出得起錢就不好惹。」

「是……」經理尷尬地點頭。

不管怎麼說，現在這一時半會的要湊齊八個跳舞的猛男是沒辦法了，何彥邦沉默片刻，最後深吸了口氣，脫了西裝外套甩給經理。

「幾號包廂？」

「二二五，……邦哥你幹麼？」經理不解地拿著他的外套。

何彥邦邊朝包廂走邊解開領帶，頭也不回地說：「還能幹麼？」

跳舞的不見了，只能他這個老闆親自上陣了。

經理愣了好一會兒，終於反應過來了，喃喃道：「不是吧……」

邦哥要重出江湖了，真想看啊！

何彥邦曾經做過舞男，雖然他從來不覺得自己跳得有多好，有人也評價過，說他舞跳得一般般，但是夠味兒，尤其是舞動身體時的眼神和表情，足以更讓人血脈賁張。

不過自從當了老闆之後，何彥邦就再也沒跳過舞，事實上他從來都不喜歡跳，當初跳舞只是為了生計而已。

今天晚上會滿決定親自上陣，除了臨時救場之外，還有連他自己也不太明白的理由，可能是剛才在外面讓那老外摸得有點兒上火了，可能也是他最近日子實在是太無聊了，每天都重複著同樣的生活，好像就得這樣過完下半輩子一樣。

他今年二十八歲，已經在歡場打滾了十年，燈紅酒綠、紙醉金迷，一些普通人過中年才有機會接觸到的東西他卻都已經厭倦了，這樣的人生，還有什麼意義呢……

何彥邦皺了皺眉，隨手把領帶扔給了在走廊遇到的服務生，然後又解開了一顆釦子，就這樣穿著白襯衫、黑西裝褲來到了二二五包廂門前。

二字開頭的包廂都不是很大，專門提供給一些喜歡私密空間的客人。

深紅色的木門上鑲嵌著明豔的彩色玻璃，像大教堂用的那種，是何彥邦親自選的，他很喜歡這種繽紛的裝飾，既神聖又奢華。

伸出手在玻璃上放了一會兒，他深吸了口氣，輕輕敲了兩下，並沒有等裡面的人回應，直接開門進去。

包廂裡並沒有開大燈，只有四個牆角的壁燈亮著，不大的房間裡有些昏暗，氣氛卻滿不錯。

何彥邦一眼就看到坐在沙發上的男人，男人一身黑衣，風衣敞開著，身形高大，一手放在膝蓋上，另一隻搭在沙發靠背上，有股君臨天下的感覺，一眼看上去就知道不好惹。

他閱人無數，一下就發覺到這位的氣勢不一般，至於臉嘛……何彥邦舔了舔嘴角，正好是他喜歡的類型，比剛才那傻老外好看多了，就是不知道那裡尺寸怎麼樣，雖然他不是用後面的，但大點看著也過癮啊。

何彥邦一邊意淫一邊反手關上門，臉上一直帶著淡淡的笑意，就怕太猥瑣影響了自己的形象。

沙發上的翁明哲從何彥邦進來之後也在打量他，只是臉上始終沒有什麼表情。

「我點了八個人來跳舞，怎麼就你一個？」他開口，聲音清亮。

何彥邦輕笑一聲，朝他眨了眨眼，「請放心，我一個人也能滿足你。」

翁明哲似乎有點意外，微微挑眉，「真的？」

何彥邦笑了一聲，沒有急著進去，關上門之後背靠在門板上看著男人，微笑著說：「先生，我的外號是『以一當十』，八個是小意思。」

翁明哲沒說話，只是似笑非笑地看著他。

何彥邦當下肯定這位是個悶騷型的，而他自己是明騷型，嗯……不錯，正好互補。

既然對方沒有表現出不接受的樣子，何彥邦覺得也差不多該開始了，希望他的技術和魅力沒有退步，不然等會兒對方要退貨可就糟了，賠錢事小，可不能砸了他的招牌。

於是，他靠在門上看著男人，眼神別有意味，他很擅長這樣眉目傳情，至於對方是不是能感覺得到，這個問題對他來說並不重要。

所謂的跳舞當然是指豔舞，不然出來玩的誰會花大價錢看街舞、交際舞啊。

男人點了八個人，這費用可想而知，何彥邦想著看在錢的分上怎麼也得讓這位大爺滿意，他可是很敬業的。

而且長這麼帥，他可以給點特別服務。

四目相對了一會兒之後，何彥邦終於有了動作，他仰起頭，一隻手用慢而色情的方式撫摸著自己的脖頸，隨後閉上眼，發出一聲若有似無的喘息……

沙發上的翁明哲靜靜地看著他，目光平靜而深邃。

何彥邦伸手開始解襯衫的鈕釦，他的手很漂亮，手指修長，指甲修剪得乾淨整齊，隨著鈕釦被一顆一顆解開，可以隱約看到裡面的白皙膚，若隱若現的更加誘惑……直到最後一顆鈕釦被解開，露出了他結實的胸肌。

何彥邦有副好身材，肌肉的線條很漂亮，尤其是腰，腹肌和人魚線都是他常年鍛煉的成果。

並不是他喜歡鍛煉，只是因為有了這樣的身材才能跳舞，這樣即便舞跳得不好，也還有好身材能吸引人，當年他所做的一切只是為了生計，而等他不用再跳舞為生之後，那些養成的習慣已經改不了了。

「需要來點兒音樂嗎？」他問，這是客人應該享受的服務和權利。

「不需要。」

何彥邦聳肩，有音樂的話至少氣氛可以活躍一點，還能多一點節奏感，不過既然客人都說不需要了……他揚起嘴角，開始緩緩擺動腰肢，不像女人那樣嫋媚，卻有一種屬於男人的性感和誘人。

他很久沒跳了，需要找找感覺，不過對著這麼一個帥哥，他跳舞的感覺還沒來，其他感覺倒是來了……

何彥邦承認自己騷，眼前這麼一個符合他審美觀的男人，他要是光跳舞也太

浪費了。

扭動著臀部，他解開了皮帶和褲子的鈦環，一隻手從前面伸進了褲子裡，自慰一般撫摸著某個部位，期間他一直在觀察男人，對方卻像尊石像一樣坐在那裡，連姿勢都沒有變過，更沒有多說一句話，只是默默地看著他。

何彥邦覺得還是要玩得大一點，都來鴨店點猛男跳舞了還裝個屁矜持啊！

於是他長腿一伸，幾步來到男人面前，不客氣地一屁股坐在對方大腿上，來了個面對面。

兩人離得這麼近，男人的一雙眼只是直直地盯著他，沒有半點退縮，何彥邦甚至發現這個男人的眼中沒有一點欲望，情欲、色欲、性欲都沒有這和他以前碰到的客人完全不一樣，而且，男人給了他一絲熟悉感，但又想不起來是在哪裡見過……

這時翁明哲突然說話了，「繼續。」聲音沒有剛才那麼清亮了。

何彥邦挑眉，心裡有一絲得意，兩手分別搭在他肩上，問：「你想親手把它拿出來嗎？」聲音裡滿是笑意，也滿是誘惑。

現在已經不是跳舞了，完全就是調情。

翁明哲沉默了幾秒，竟然真的把搭在沙發靠背上的手緩緩收了回來，然後一點一點拉開了何彥邦褲子的拉鍊，細微的聲響在此時格外清晰，散發著曖昧的氣息。

拉到底之後，垂下眼看了一眼何彥邦的性感黑色三角褲，然後抬起頭似笑非笑地問：「這也是你跳舞的一個環節？」

「服務嘛，我們就是賺這個錢的。」何彥邦笑咪咪地說。

翁明哲倒也沒說什麼，兩根手指剛要從他內褲邊緣伸進去，卻被一把抓住了。

「先生……」何彥邦湊到他耳邊，悄聲，「我不賣身的。」

翁明哲微微皺了皺眉，然後又輕笑了一聲，問：「那你坐在我身上是什麼意思？」

舔了舔嘴角，何彥邦笑著說：「特別服務，只能看不能摸。」

翁明哲看了他幾秒之後，微微一點頭，「好，那你摸給我看。」

操！這男人連說這種下流話都一本正經，果然悶騷！何彥邦想。

不過話都說到這個分上了，他也沒什麼好矜持的，本來賺的就是這個錢，在別人面前自慰也不是第一次了，他這裡什麼重口味的服務都有，這只能算是基本款而已。

於是，何彥邦臉不紅氣不喘的把自己那根從內褲裡拿出來，就這麼坐在男人腿上開始擣了起來。

他看著男人，後者的臉可以作為意淫對象讓他快點有感覺，他甚至想像了一下男人被剝光的樣子，一定是副強壯的身體。

而翁明哲的視線也一直停留在何彥邦臉上，看著他的每一個表情，偶爾也會低頭看一眼他的性器，已經勃起的紫紅色肉棒上沾著透明的黏液，被何彥邦握在手裡套弄著，彷彿活物般慢慢脹了起來……

他緩緩抬起眼，這一次，何彥邦終於在男人眼中看到了欲望。

這是一副有些下流卻又活色生香的畫面，何彥邦衣衫不整地坐在衣衫整齊的男人身上，握著自己的性器在男人眼皮底下自慰，原本的豔舞變成了露骨的色情表演。

男人沒有拒絕，並且似乎也對他有了反應，何彥邦舔了舔嘴唇，有一絲得意，又有些好奇。

他一向是行動派，於是鬆開自己那根去摸男人的褲襠，想看看他到底硬了沒有……操！好大！

男人不僅硬了，而且尺寸非比尋常，何彥邦這下又好奇了，他這樣到底算不算完全勃起呢？

這時翁明哲突然問了一句，「怎麼不繼續？」

「呃？」何彥邦愣了一下，又笑著說：「看你看呆了啊，先生，有沒有人誇你長得很帥？」

「有。」翁明哲公式化地回答，並沒有把這當成是個恭維或者玩笑，至少從也眼中看不到高興或得意。

何彥邦笑了笑，低頭湊近男人，兩條手臂緩緩摟住了男人的脖子，低聲問：「要不要親自來？」

「你的意思是，讓我幫你手淫？」翁明哲似乎並不覺得這是什麼驚世駭俗的提議，只是想再次確認一下。

何彥邦這下肯定了，這人不經常出入聲色場所，就算去也沒跟人這麼玩過，今天自己也算幫他開葷了。

他摸了摸男人的後頸，動作滿是挑逗，又輕輕捏了兩下男人的耳垂，問：「你不想試試？」

即便是被調戲到這個分上了，男人依舊很平靜，這也是何彥邦佩服的地方，也是讓他更好奇男人會不會有澈底失控的時候，或者說，這個男人在床上會是怎樣一副光景？

就在他好奇的時候，翁明哲聽了他的建議，伸手握住了何彥邦的性器。

對方手心的溫度和觸感讓何彥邦渾身一激靈，當下就有要射的欲望，好在他經驗豐富耐力夠強，硬生生壓了下去……

第二章

握著何彥邦的性器，翁明哲像是擺弄一個玩具一樣，先是低頭看了看，然後不輕不重地捏了一下。

何彥邦下腹陣陣騷動，比剛才感覺還強，沒辦法，他又不是陽萎，被人這樣握著沒感覺那才是真正有毛病！

手淫這種事，別人幫忙總比自己動手舒服。

而且男人還是用一種像是調情的方式，不急不躁，就算握著別人老二也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，這讓何彥邦覺得委實有挑戰性。

「尺寸還不錯。」翁明哲說了一句。

何彥邦低低喘息一聲，湊到他耳邊低笑著說：「你的也不錯……」說著就要拉他的拉鍊。

「別動。」翁明哲低聲命令，異常有震懾力。

何彥邦皺了皺眉，有些不明所以地看向男人。都這時候還要裝矜持？

男人揚起嘴角，「你不是不賣身嗎？」

「是啊，所以我只能禮尚往來幫你用手擼出來了。」何彥邦一副理所當然的說著不要臉的話。

翁明哲微微皺眉，有一下沒一下地摸著手裡的東西，聲音裡帶著笑意地問：「你難道不怕我用強的？」

何彥邦樂了，「在這裡……啊，輕點兒……在這裡最不可能發生的事就是用強的，當然客人事先說好的嗜好除外。」

翁明哲從鼻子裡發出一聲輕哼，沒說什麼。

「你只是找人來跳舞，所以我也只是來跳舞的，現在給你的是特別服務，至於上床，如果你願意試試也行，價格好商量，只有一點……」何彥邦頓了一下，「我只做上面那個。」

翁明哲深深看他一眼，「是嗎？」同時握著何彥邦性器的手指掐住了龜頭，何彥邦「嗯」了一聲，腰頓時有點軟。

媽的，這傢伙表面上正經，技術倒是挺熟練的！

「快點……快！」

翁明哲揚起嘴角有些諷刺地問：「到底是你伺候我，還是我伺候你？」

「都一樣……」何彥邦喘息著，「你玩得開心我也爽到了，再說我的東西多少人想摸都摸不著呢……啊！」

翁明哲笑了笑，突然低頭看著手裡的東西，問：「這根玩意操過男人嗎？」

何彥邦愣了一下，笑了笑，回道：「當然操過，而且用過的都說讚，想不想試試？」

翁明哲沒說話，看了他幾秒之後，突然「啪」一聲，燈亮了。

何彥邦嚇了一跳，一回頭才反應過來是男人拿遙控器把大燈打開了。

他莫名其妙地看著男人，「你……」

黑暗是很好的掩飾，剛才黑不隆咚的他怎麼浪都行，反正也看不清楚，現在這簡直是光天化日了，坐在男人身上讓後者幫他手淫在這裡絕對算不上什麼大事，但此時此刻他竟然、竟然覺得有點不好意思，這絕對是破天荒頭一回！

一直在黑暗中相互摸索的兩人此時澈底暴露，何彥邦和男人四目相對，終於看清了後者的長相，真的是他非常喜歡的類型……

「怎麼了？」翁明哲微笑著看他，「繼續啊。」

何彥邦瞪著他，咬牙切齒地說：「太亮了我不習慣。」

「很特別的習慣。」他說完突然伸手捏住了他的下巴。

從最開始他就沒什麼動作，只是任由何彥邦一個人扭來扭去，現在突然這樣，簡直讓何彥邦受寵若驚，原來這男人還知道調情啊！

「你剛才說你只做上面的那個？」

何彥邦微微一笑，伸手用同樣的姿勢捏住了他的下巴，「是啊，你要不要試試？」不是他吹牛，不管花錢的還是不花錢的，被他上過的人沒一個不想著他。

翁明哲看了他幾秒，手上突然一用力，滿意地聽到何彥邦一聲隱忍的呻吟，笑著問：「以你現在的狀態，你覺得可能嗎？」

何彥邦咧嘴一笑，「所以我才說要禮尚往來，你可以先試試我手上的功夫，不收你錢，算特別服務……」說著一手按在了男人褲襠上，隔著褲子揉搓了兩下，感覺那裡已經硬得不行，不過說真的，這尺寸要是真插進來，他的屁股絕對要遭殃。

不知道是不是看出什麼來了，翁明哲突然異常性感地問了一句：「你要不要試試？」

「試什麼？」何彥邦明知故問。

翁明哲笑而不語，一開始平靜的眼中現在已經充滿誘惑。

何彥邦有點口乾舌燥，一來想扒開男人褲子看看他到底有多大，二來他覺得這個男人的氣勢有凌駕在他之上的趨勢，他不敢輕易挑戰。

「如果你想，就把它拿出來，我會好好滿足你。」翁明哲繼續誘惑著，他鬆開了何彥邦的性器，兩條手臂搭在沙發背上，整個人呈現一種慵懶的姿勢，兩眼直勾勾地盯著坐在他腿上的何彥邦。

這算是勾引還是調戲？

何彥邦有點為難，一直以來都是他調戲別人，第一次碰到這麼個旗鼓相當的對手，而且剛開始完全看不出來，他以為這男人是個悶騷貨，現在看來倒是深藏不露啊。

他笑了笑，上身往前伸出雙手撐在沙發後面的牆上，將對方整個圈在懷裡。

「雖然我的確挺好奇你那根玩意大不大，但我還沒饑渴到要坐在男人腿上找操的程度，所以 Pass」

翁明哲雙手放在他腰上，揚著嘴角問：「真的不要？」

何彥邦媚眼如絲，湊到男人耳邊低聲說：「最後給你個特別服務一幫我放回去。」

至於把什麼放回去，兩人心照不宣。

翁明哲低頭看了一眼何彥邦仍舊勃起的性器，問：「你確定放得回去？」

「放心，可大可小，操控自如。」

翁明哲倒也沒堅持，一隻手將何彥邦的內褲拉上，重新將那個蠢蠢欲動的器官包裹起來。

何彥邦從男人身上下來，慢悠悠地提上了褲子，雖然什麼都沒有做，但包廂裡已經彌漫了一股淫靡氣息。

兩個都沒有被滿足的男人，暗中較著勁。

「我的表演結束了，先生您還滿意嗎？」何彥邦扣上釦子，微笑著問。

翁明哲看著他的動作，表情若有所思。

何彥邦朝他扔了個飛吻，轉身走到門口。

「要給你叫個人進來嗎？」打開門，他一手扶著門框回頭，「喜歡高大威猛的還是小鳥依人的？」

翁明哲看了看他，「跟你差不多的。」

「那你要失望了，這裡我這類型的只有一個。」何彥邦撇撇嘴，又笑著看了一眼男人的褲襠，「不過你技術不錯，不妨自己用手解決一下吧。」

「這就是這裡的服務態度？」

何彥邦收起笑容，換上一臉正經的表情，認真的說：「先生，你只點了人跳舞而已。」

從二二五包廂出來，何彥邦一臉陰沉地飛快穿過走廊，途中對他打招呼的人他一概視若無睹，一刻也不耽誤地回到自己的辦公室。

何彥邦的辦公室有裡外兩間，外面一間是辦公的地方，內間則被他裝修成休息室，有時候喝多了或者不想回家的時候就在這裡睡。

到了辦公室直奔裡間、進了廁所，何彥邦反手關上門，解開皮帶拉開拉鍊，毫不猶豫地握住半勃起的性器套弄了起來。

「啊……」他半閉上眼喘息著，用手撫慰被挑起的欲望。

剛剛要是在那間包廂裡多待一會兒，他不敢保證自己還把持得住，說不定就晚節不保了。

那男人真的太性感了，何彥邦奪了無數人的貞操，第一次有被反將一軍的感覺。

閉著眼，腦海中浮現出男人的樣子，性器上殘留著男人撫摸他時的觸感，他身上還沾著男人的味道，鼻間還殘留著男人的氣息，雖然只有一點，卻也像春藥似的讓人迷醉……

「嘶……」何彥邦加快了套弄的速度，胸口上下起伏著。

當臨近極限的感覺到來時，他朝前走了幾步站到馬桶前，彎下腰一手扶著牆壁，一手將性器對準了馬桶，一陣飛快的套弄後射了出來。

他長長吁了口氣，看了看馬桶裡的幾股白濁，皺了皺眉，伸手按了沖水按鈕，然後緩緩直起身走到旁邊的洗手臺，打開水龍頭一邊洗手一邊看著鏡子裡滿臉情欲的自己，忍不住罵了句，「媽的！」

活了快三十年，在夜店裡混了十年，何彥邦第一次被人誘惑得差點兒撅屁股躺下，這絕對是他職場生涯中的一個污點！

那天晚上之後，何彥邦心情都不怎麼好，他在店裡很少有不開心的時候，就算生意不好也會自己找樂子，去大街上抽煙看帥哥，完全都夠他消磨一晚上。

而這麼明顯的改變，只要是人都能看出來他不對勁，邦哥這兩天臉上都沒什麼笑容，別說看帥哥，看人都懶得看了，用直白的話說就是一都不騷了。

邦哥不騷了這簡直是一大奇聞，有人猜他輸錢了，也有人猜他失戀了，還有人說可能被小白臉騙了……雖然何彥邦長得更像是騙人錢的小白臉。

晚上七點，何彥邦一身黑西裝來到店裡，幾個服務生向他打招呼，他「嗯」了一聲，沒說什麼，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。

「邦哥！」他正要上樓的時候，有人遠遠地朝他奔過來，也是一身黑西裝，頭髮弄得很時髦，帥氣中又帶著一點嫵媚的感覺，是店裡很紅的小寒。

「幹麼？」何彥邦沒什麼心情跟他哈啦，沒停下腳步繼續走。

小寒跟在他後面一起上樓，一臉興奮地問：「邦哥，聽說前幾天晚上你跳舞了？」

「跳了。」這點破事也值得傳這麼久嗎？

「靠！邦哥你不厚道啊，跳舞居然不叫大家來看……」

「看個屁！」何彥邦轉身拿手指頭戳了一下他的額頭，「那是我想跳嗎？你們一個個不見人影，我不跳誰跳？」

小寒調皮的笑了，「這可不關我的事，那天我休假。」

「去哪兒瘋了？」

「出國玩了一圈，可惜時間太短，基本都在百貨公司買東西了。」

何彥邦皺了皺眉，在辦公室門口停下來，轉頭看著他，「上次是誰跟我說要存錢的？」

小寒笑了笑，一臉無所謂地說：「知道，我也沒買多少，之後多接兩個客人就賺回來了。」

何彥邦看看他，終究還是沒說什麼。

他們這行錢來得快，所以花起來也沒感覺，有時候幾萬塊錢到手裡還沒捂熱就沒有了，像小寒這樣的何彥邦見得多了，在這一行混久了很多東西都忘了，錢不是錢、青春也不是青春，每天除了酒就是性……這樣的日子，他其實也是一樣的。

「好了，沒事就去工作吧。」何彥邦輕歎一聲，伸手摸了摸小寒的下巴，剛要伸手去開門，門把突然被握住。

「邦哥，今天晚上要不要一起去吃宵夜？」小寒靠在門邊盯著他問。

何彥邦笑了一聲，「你怎麼確定今天晚上你有空？」

小寒的客人多，業績在店裡從來沒有跌出前三名過。

「你要是答應，我今晚就不接客人了。」小寒向他一眨眼，握著門把的手模仿著某種動作緩緩動了起來，赤裸裸的暗示。

何彥邦跟小寒上過床，而且不止一次，雖然兩人是老闆和員工的關係，但何彥邦對這樣的投懷送抱並不排斥，也想不出拒絕的理由，如果他跟員工上床能讓他們好好工作的話，這就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，畢竟他也是有需要的。

小寒說和客人上床叫性交，和他上床才叫做愛。

而對何彥邦來說，其實都是一樣的。

何彥邦原本想拒絕，但他突然想到了那個男人，猶豫一瞬之後，點了點頭。

「好。」

大概是沒想到他會這麼痛快的答應，小寒臉上難掩欣喜，「那我等會兒來找你！」

何彥邦點頭，雖然嘴上答應了，心裡卻提不起興致。

「那我先……」小寒剛要走，突然有人過來了。

「邦哥！」經理匆匆從樓下上來，看到小寒也顧不上打招呼，對何彥邦說：「有人點你。」

「點我？」何彥邦樂了，「又有哪個不開眼的嫌錢多燙手？」

經理支吾了下，「還是上次那個……」

何彥邦愣了一下，「什麼？」

「還是上次點八個跳舞的人，不過這次他不是一個人來的，還有同伴，點了兩個人。」經理說，「一個是小寒，還有一個就是你……」

小寒一聽是上次讓何彥邦跳舞的人就來勁了，不過何彥邦一般不輕易出場，便問了一句，「邦哥，你去嗎？」

何彥邦皺了皺眉，突然笑了，「去，幹麼不去？」老子又不是怕了他！

「真的？」小寒更興奮了，以為這次能有機會看何彥邦跳舞，「這可真有意思，邦哥，我先過去幫你暖個場。經理，幾號包廂？」

「二二五。」

何彥邦推開二二五包廂門的時候，翁明哲正把酒杯送到唇邊，一抬頭看到他進來了也沒停下，兩眼看著何彥邦緩緩喝了一口酒，彷彿這口酒是就著何彥邦喝下去的。

在他旁邊還有一個男人，三十歲左右，留著平頭，長得粗獷性格，身材高大，外套脫了扔在一邊，襯衫的袖子捲了起來，露出的半截手臂肌肉線條明顯，臉上掛著一抹若有似無的笑，整個人頗有幾分「匪氣」。

「邦哥。」小寒坐在那男人身邊正在倒酒，他既然在伺候這位，那何彥邦自然是到另一位那邊去的。

與翁明哲對視幾秒之後，何彥邦露出招牌笑容，朝他走了過去。

「先生興致這麼好，今天帶朋友一起來玩兒啊？」說著在翁明哲旁邊坐下，朝另一個男人打了聲招呼，「你好。」

男人笑了笑，「邦哥，久仰大名。」

何彥邦笑了，「虛名而已。外面怎麼傳我的我知道，就當個笑話聽聽，反正大家都是出來找樂子的。」

「沒錯，」男人大笑，「這心態才好在外面混。」

夾在兩人中間的翁明哲笑而不語。

「還沒請教兩位……」何彥邦話說到一半就被打斷了。

「好了，既然人來了，我就不打攬了。」男人摟著小寒站了起來，「我們走吧。」

「哎？」小寒一愣，「去哪兒？」

「這位先生要看你老闆跳舞，不讓我們看，所以……」男人捏著他的下巴晃了晃，「我們去別的地方找樂子吧。」

何彥邦下意識看翁明哲，而後者正好也在看他，四目相對，兩人都不知道對方在想什麼，又好像都知道對方在想什麼。

小寒有點依依不捨地看了一眼何彥邦和翁明哲，也不知道更捨不得哪個，最後跟著男人一起離開了包廂。包廂裡又只剩下他們兩個人，何彥邦問：「他說的是真的？」

翁明哲並沒有否認。

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翁明哲微微一笑，「怕你一個人不敢來。」

「去你的！」何彥邦笑罵了一句，「又不是龍潭虎穴，你也不吃人，我有什麼不敢來的？」

翁明哲突然湊近他，低聲問：「你怎麼知道我不吃人？」聲音裡帶著濃濃的笑容。

他今天明顯比上一次放得開了，何彥邦不知道這男人今天是轉性了還是怎麼著，但是……太他媽性感了！

從第一眼看到翁明哲開始，何彥邦就覺得這男人性感得過分了。

「你叫何彥邦？」翁明哲問了一句。

何彥邦皺眉，反問：「你不知道我姓啥名誰怎麼點我的檯？」

翁明哲輕笑一聲，「最騷的那個。」

何彥邦氣笑了，「你這是誇我還是損我？」

「別人說你騷的時候你覺得是誇你還是損你？」翁明哲不緊不慢地說，就算是鬥嘴也一副老神在在的樣子。

這男人今天是吃錯藥了吧？何彥邦在心裡腹誹，臉上笑著問：「還沒請教先生您尊姓大名啊？」

翁明哲看了他幾秒，「翁明哲。」

何彥邦一愣，幾乎是下意識脫口而出，「你姓翁？」

「怎麼？」

「……沒什麼，」何彥邦搖了搖頭，輕笑，「挺少見的姓。」

「第一次遇到？」翁明哲問，伸手拿起酒杯喝了一口。

何彥邦沒說話，等他放下杯子之後又替他倒了酒，然後掏出煙，「要來一根嗎？」

翁明哲點頭。

何彥邦輕輕甩了一下煙盒，遞到他面前，翁明哲抽走了最長的那支放到嘴裡，何彥邦拿著打火機湊過來替他點上，整套動作一氣呵成，異常熟練。

翁明哲沒說話，靜靜地抽了一會兒煙，沒過多久淡淡的煙霧繞就繞四周。

「今天想怎麼安排？」何彥邦問，他既然被點檯，那就得拿出服務業的職業道德來。「還要跳舞嗎？」

想了一下，翁明哲修長的手指拿掉了嘴裡的煙，看著他微笑著說：「我想看你坐在我身上跳。」

「那收費可不便宜啊。」何彥邦笑了笑，但人已經站起來了。

翁明哲揚起嘴角，「我知道。」

何彥邦脫了身上的西裝外套扔到一邊，來到男人面前，和那天一樣腿一伸便坐在翁明哲的大腿上。

「說起來，那天你怎麼回去的？」他有點惡劣地笑著問，那天他走的時候翁明哲也硬著呢。

翁明哲兩條手臂搭在沙發靠背上，微微仰起頭看著他，嘴裡啣著煙並不回答，眼裡帶著笑意。

何彥邦心裡突然癢得厲害，忍不住低頭在男人耳邊咬牙切齒地說：「你怎麼這麼性感……」他甚至覺得這個男人是故意來勾引他的。

翁明哲微微一笑，低聲說：「謝謝誇獎，你也很性感。」

性感聽上去比騷高雅多了，雖然有時候兩者其實沒太大區別。

何彥邦揚起嘴角，伸手拿掉他嘴裡的煙，抽了一口之後，低頭吻上翁明哲，後者並不拒絕，並且還伸手按住了他的後腦杓，主動加深了這個吻……

這個吻來得似乎有些遲，何彥邦覺得上一次他就應該這樣做，他想了這個性感的男人這麼多天，終於嘗到了他的味道，真是比想像中更好……

他張開嘴讓男人進來，同時自己也闖進男人口中，舌尖相互舔拭、吸吮，誰都沒有退縮。

翁明哲抱住了他的腰，將何彥邦狠狠按在自己腿上，用舌尖入侵他，模仿著性交時的頻率在他口中翻攬著……

何彥邦一直覺得這男人悶騷，現在再看果然沒錯。

翁明哲把何彥邦的襯衫從褲子裡扯了出來，手伸進去直接在他腰上撫摸起來。

腰是何彥邦的敏感帶，男人的手來回在他腰側撫著，很快他的腰就有點發軟了，喘息聲漸漸大了起來，不過腰軟了，還有一個地方倒是硬了……

直到那隻手在後面向他股間探去的時候，何彥邦急忙喊停。

「別……再親下去就要壞事了……」他氣息不穩地說，嘴上還沾著激吻留下的痕跡。

「你不想？」翁明哲揚起嘴角問，雖然表面上還是一派淡定，但氣息也是有些不穩。

「我很想，」何彥邦歎氣，肯前的男人對他有吸引力是肯定的，「但是不行。」你又不會躺下讓我上。

翁明哲看了看他，突然輕笑一聲，湊到他耳邊低聲說：「你硬了……」

「……我知道！」

翁明哲突然一把將何彥邦抱進懷裡，側過頭咬住他的耳垂，並沒有很用力，只是一下一下輕輕啃咬著，高明的挑情手段。

「嗚……」何彥邦覺得癢得不行，不僅是耳朵癢，另一個地方更癢，以往都是他在別人身上用這些手段，現在突然有點反應不過來。

「行了……」他伸手推翁明哲，再這麼下去他真怕自己把持不住。

而翁明哲似乎就是想看看他到底能不能把持住，於是不但沒有放開，還順勢解開了何彥邦的褲子，毫不猶豫地伸手握住他已經有反應的性器，像那天一樣緩慢而有力地套弄起來。

「啊……」何彥邦呻吟出聲，這次的感覺和上次完全不一樣，上一次男人更多的是在逗他，而這次是真的在替他手淫，這是另一種方式的性交，打定主意要讓他射出來。

他坐在翁明哲身上，一手撐著男人身後的牆，弓著腰，一低頭就能看到自己被握住性器的畫面，下腹更熱了。

翁明哲的動作算不上溫柔，甚至可以說是粗暴，何彥邦都覺得有點疼了，但正是這種疼痛的感覺和快感交織在一起，才更讓他欲罷不能……

「快……嘶……」何彥邦仰頭喘了一聲，腰下意識跟著翁明哲的動作扭了兩下。

翁明哲看著他，眼神暗了下來，手上動作加快，並且狠狠在龜頭上掐了一下。

「操！」何彥邦又疼又爽，罵了一聲之後猛一低頭啃上了男人的嘴，接下來的喘息和呻吟大部分都被堵在了嘴裡。

片刻之後，何彥邦將伸到翁明哲嘴裡的舌頭抽了出來，皺著眉悶哼了一聲，大腿根有瞬間的抽搐，隨後射了他一手。

翁明哲握著何彥邦的性器，看著他高潮後失神的表情，臉上露出一抹難以捉摸的微笑，轉瞬即逝……